

· 白蔷薇创作丛书 ·

批评的风度

李磊明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白蔷薇创作丛书·

批评的风度

李磊明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一九九九年二月·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评的风度/李磊明 著(白蔷薇创作丛书/龙彼德 主编)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2

ISBN 7-80105-709-0

I.批… II.李… III.评论-中国-当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48325 号

◎批评的风度

著 者	李磊明
责任编辑	李正堂
封面设计	黄 河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6 印张 134 千字 1 插页
版 次	1999 年 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80105-709-0/G·202
定 价	9.00 元

博学多才笔有神

丁锡满

宁波日报记者李磊明同志要我为他写的书作序的时候,开始我并没有答应。我与李磊明素昧平生,不知他的为人,不知他的为文,瞎子摸象,不知从何谈起。正如李磊明在论及写序的文章中所谈,为人写序,不能一派虚言,随意捧场。但朋友再三推荐,定要我写。我说那要看了书稿再说,还是没怎么答应。书稿看了一半,我就觉得有话可说,有话要说。

李磊明才三十岁,就如此多产,能出随笔集子,而且他的文章多见于全国各大报刊,在与他同辈的青年记者中,是冒尖的了。看李磊明的文章,才看了几篇,便有一个印象:他博学多才,博古通今,是个勤奋的记者。我的饭吃得比他多,路走得比他长,但是书没有他读得多,自愧不如。读他的文章,既受到思想的启迪,又得到知识的进益,含有丰富的营养。我没有领教过,报载有一种咨讯电话,电话小姐在那头瞎七搭八,海淫海色,引得一些小青年如痴如迷,每月可以骗去几千元电话费。我倒建议青年朋友,你有功夫、有钞票听那种低级女人的胡扯,不如读一读类似李磊明这样的书。它才是你的好朋友,真朋友。它也是与你聊天,一书在手,如对朋友,春风拂面,智海遨游,读书也是人生的一乐。

新闻工作的任务是传播信息、引导思想、增进知识。要以德海人、以智益人,前提是新闻工作者必须有德有才。前辈报人如范长江、邓拓、赵超构、王中,都是德高望重、五车八斗的

优秀人物,现在更是前浪推后浪,新人辈出。在我们解放日报,有一批中年编辑记者,堪称写作高手,他们的文章,我见名就读,人前人后,经常称道。在全国七千多份报纸、新闻事业大发展的今天,一张报纸如果没有一批思想敏锐、学识渊博的编辑、记者,没有几个名牌栏目和名牌版面,是难以在激烈的新闻竞争中立足的。现在报纸挑大梁、唱大角的大多是青年一代。恐怕不是所有青年同志都认识到读书的必要,学问的重要。而没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写出来的东西就像枯笔枝条,化不开的,有学问的人就下笔有神,写出来的文章体态丰腴,可读耐读。从我们上海近几年的新闻奖评选中,我感到有些同志笔上功夫化得太少,报外功夫化得太多,偏重于功利,偏废了学习。报纸热闹有余,文章功力不足。因此几年来上海在全国新闻奖中获奖作品的奖级有所下降。当然新闻报道是急就章之物,很难从“本报讯”中看出这个人读过多少书,但新闻报道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写作功力的深浅。例如解放日报有一个搞体育报道的记者,国际比赛时每天要发六、七篇稿子,仍能言简意赅,字字珠玑。现在很多记者看起来似乎爱发通讯稿件,但在通讯写作上还是看不出他的才华,而通讯和评论、副刊文章本是施才展才的广阔天地,这恐怕同读书不多有关。而看李磊明的文章,你就会想,这家伙才三十岁,怎么懂得那么多呀,一定是一个勤奋的人,饱学之士。在物流利浪的冲击下,在有些人忙于利用记者证奔走于市场官场这两场的世态中,仍然还有一批青年记者编辑像李磊明同志那样对灯夜读,奋力笔耕,使自己成才,为报纸增色,这是多么可贵可爱呀。因此之故,这篇序文是该写的。

一九九九年二月

目 录

博学多才笔有神·····	丁锡满(1)
警惕书的“自烧”·····	(1)
小文章的魅力·····	(3)
呼唤普及读物·····	(5)
雅俗乱弹·····	(7)
纠正读书“偏食”症·····	(9)
听听农村孩子的呼声·····	(11)
农村书市的调查与思考·····	(13)
拓宽读书意识·····	(16)
贺客与诤友·····	(18)
书中做些广告如何·····	(20)
鲁迅做校对·····	(22)
重视图书广告·····	(24)
乐学·····	(26)
眼熟的封面·····	(28)
学术规范的歧途·····	(29)
请讲“普通话”·····	(31)
提倡“比慢”·····	(33)

人文的欠缺	(35)
大学是什么	(38)
批评的风度	(41)
学术官司与学术规范	(43)
文化散文的“文化”	(45)
大手笔出自平常心	(47)
抄袭与模仿的界限	(49)
文章繁简	(51)
从“克隆”谈起	(53)
“考证”的胡闹	(55)
文章“级别”论	(57)
禁放之间有真情	(59)
领导干部须多读书	(61)
爱的错位	(63)
也说“神童”	(65)
陈重新的“勿清头”	(67)
“千金买骏骨”的启示	(68)
“野猪”的启示	(70)
必须防治“灰色腐败”	(71)
困难职工盼什么?	(73)
医院药品能否“明码标价”	(75)
两种“比较观”	(77)
乡村学校何必求奢华	(79)
史而不诗的尴尬	(80)
西门庆“文武全才”?	(82)

三言两语“主旋律”	(84)
历史剧中人物的“说话”	(86)
《三国演义》改编得失谈	(87)
电视谈话节目琐议	(89)
主旋律题材有待开拓	(91)
主持人的素质	(93)
路在何方	(95)
题材何必尽撞车	(97)
孵出新蝴蝶	(99)
话说综艺类节目	(101)
没有内涵的笑	(103)
何不搞个“冷盆拼盘”	(105)
顾问怎么“顾问”的?	(106)
好歌不过难忘	(108)
电影的“品牌”	(110)
让观众选择	(112)
“最佳”何罪?	(113)
敬畏生命	(115)
智者的尊严	(117)
心灵激荡历史	(119)
贵在整体把握 喜有理论深度	(121)
域外视野下的现代中国	(123)
梁实秋的《怀人丛录》	(125)
持论严谨 新意迭出	(127)
历史现实未来一线牵	(129)
中国的崛起	(131)

他给中国带来了新生	(133)
明天更美好	(135)
文化的“百花苗圃”	(137)
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139)
大抉择	(141)
春潮涌动兴中华	(142)
大河东去不复回	(144)
回眸北大百年	(146)
知识经济正在向我们走来	(148)
真实·勇气·赤诚	(150)
胡适与钱钟书	(152)
“二王之争”与“胡郁之争”	(154)
应历史地评价胡适《人权论集》	(156)
“周作人悲剧”缘何而生?	(158)
鸦片战争与爱国主义	(160)
谈史学家创作心理研究	(162)
胡适:“分而不离”家庭模式的始作俑者	(165)
沈光文《番妇》诗	(167)
周作人的女性观	(168)
“谐音”:广告语创作的误区	(171)
古典诗词中的“愁”及其它	(173)
吟咏有味	(175)
新春话竹	(177)
坠入情网	(179)
后记	(181)

警惕书的“自烧”

近日重读《郑板桥集》，翻至“家书编”《焦山别峰庵雨中无事书寄舍弟墨》篇，细读之下，收获颇大。板桥此文似针对时下书界诸现状有感而发，予人启示良多。

板桥在文中归纳、分析三种“烧书”现象，并进而精辟地论述了书的不同命运。第一种是“秦始皇烧书”。“始皇虎狼之心，蜂蚕其性，烧经灭圣，欲剜天眼而浊人心，故身死宗亡国灭，而遗经复出。”而真正有价值的书往往是烧不掉的，它总是受到人们特别的关爱，得到人们的精心保存，使它得以渡过天灾人祸，始皇焚书而书不灭，即为明证。另一种是“孔子亦烧书”。“诗三千篇，存三百十一篇，则二千六百八十九篇，孔子亦得而烧之矣。”孔子的“烧书”实际上是一种有意义的甄别挑选工作，“烧其可烧，故灰灭无所复存，而存者为经。”去芜存菁，剔除的是糟粕，留下来的是精华。所以板桥言：“始皇之烧，正不如孔子之烧也。”板桥在文中独具慧眼指出被人忽视、而事实上早已存在的书的“自烧”现象，他说：“自汉以来，求书著书，汲汲若不可及。魏、晋而下，迄于唐、宋，著书者数千百家，其间风云月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不可胜数，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而抑又不然，此等书不必始皇烧，彼将自烧也。”板桥举了欧阳修读书秘阁中的例子加以论证。欧阳修有次入秘阁读书，见许多书已霉烂不可收拾，又有书目数十卷亦烂

去,只存数卷而已,按理著作能藏入秘阁的,在当时都不会是无名小作,而以欧阳修之博学,视其仅存书目中,竟无一人一书相识,这便是书的“自烧”。时间是公正的,真正有价值的著作必须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观如今的书界,写书的出手神速,一年写几本书,出几部长篇,并不稀罕,其结果当然是速生速灭,留不下一点痕迹;出版界每年出书 10 多万种,可谓空前繁荣,但好书数量仍不多,更缺乏传世之作,“文化泡沫”、“文化垃圾”也不在少数。因此,书界人士要时刻警惕板桥所言的书的“自烧”,加强精品意识,多写好书,多出长命书,从根本上杜绝书的“自烧”现象。

（1998.6）

小文章的魅力

以前在高校工作时,偶尔为报纸写些小文章,便有些认为小子尚可教的师长来教导:要做大学问,不要写那些鸡零狗碎的小文章。无独有偶,如今做了编辑,需要向专家学者约些稿,不少教授婉言谢绝,理由如出一辙:我只做学问,不为报纸写豆腐干文章。这种观点很有普遍性。

高深的学问往往与艰深的大部头著作联系在一起,那自有一定道理,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美学》等等,都是煌煌巨著,也莫不是大学问。但是把学问、思想与长篇大论等同起来,则不尽其然。小文章同样可以有大学问,同样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论语》、《论衡》、《日知录》等经典著作,都以短小精悍的文章阐述博大精深的思想,引人入胜,发人深思。鲁迅先生一生未写过长篇论著,他伟大的思想体系,他对中国社会深入的思考,都是藉某些人不屑的豆腐干文章建构起来的。当代学术大师钱钟书的巨著《管锥集》、《谈艺录》,实际上也是由一篇篇不长的读书札记组成。他曾说过:庞大的理论体系留给人们久久回味的往往只是其中某些精彩的片言只语。

把深奥的学问写成小文章,做到雅俗共赏,言简意赅,是很需要一些本事的,所谓“学到疑处翻成悟,文到简明方为高”,更需要自觉的“学以致用”意识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早

在30年代,就有人劝鲁迅不要写那些短钉之作,要写些传世的大部头。而鲁迅为及时针砭时弊,疗救民众,坚持写“豆腐干”,结果很多所谓的“大部头”早已被人遗忘,而鲁迅的文章却获得了不朽。

在读者文化水平日益提高、同时一些粗制滥造的小文章充溢报刊的今天,读者盼望读到更多有内涵的小文章,近年来学者散文大受欢迎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散文既有知识性、思想性,又有可读性、趣味性,以小见大,耐人寻味,提高了读者的文化品味,满足了读者增知求趣的需求,显示了小文章的迷人魅力。写这样的小文章,值得提倡。

(1997.10)

呼唤普及读物

优秀普及读物的严重匮乏是当前我国出版物的一大弊病。一些专业理论、科技工作者认为普及读物是小儿科,不屑为之,其实大谬不然。我国 12 亿人口中,中等和中等以下文化程度的有 8 亿多,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我国的大多数读物,必须得适应他们的理解水平、接受能力,符合他们的阅读习惯、审美旨趣。何况,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即便是有较高文化程度的人,也存在许多知识盲点,需要不断扫盲、不断充电,同样需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普及读物。

大家写(编)普及读物在我国由来已久,代有佳作。许多普及读物既是流传广泛的“入门书”,也是具有很高理论价值的经典之作。《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等,明白生动,易记好诵,都是影响深远的普及读物,又是中华传统经典文献;现当代的如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叶圣陶的《文章例话》、王力的《诗词格律》等等,莫不是极好的入门书,也是该领域历久弥新的权威之作;国外的如奥尔巴赫的《原子时代的遗传学》、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进化》等科普名著,清晰明畅地记叙了现代科学的最新进展,使一般读者能轻松登堂入室,领略到科学殿堂的奥秘。普及读物更有其不可低估的社会影响力,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成为中国革命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向导;50 年代,吕叔

湘、朱德熙合著的《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连载,掀起了学习语法修辞的热潮。

普及读物是引导读者遨游知识海洋的向导。叶圣陶认为做一个好的“向导”,除了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外,还必须脱去个人的偏好与学术的架子,更需要有一种嚼饭哺人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位老编审,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了60年初众多一流专家编写《十万个为什么》的情形,李四光、茅以升、华罗庚、竺可桢等大科学家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为使书活泼易懂,不厌其烦按编辑要求几易其稿,这种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感动、敬佩。在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们的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知识需求十分迫切,亟需多方面的高品位的普及读物。时代呼唤专业理论、科技工作者拿起笔来,关注热点,面向群众,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普及读物来。

(1998.3)

雅俗乱弹

雅俗之争由来已久,近年随着振兴高雅艺术的呼声而愈加激烈,但我总觉得论争中有些常识被搅混了,于是想老调重弹,也来说说雅俗。我以为雅俗之分是指形式而非内容,是作艺术类的区分而不能作价值判断,贴上雅的标签不能代表高雅,俗也不代表低俗,雅中有低俗的东西,俗中有高雅的精品。阿炳的《二泉映月》是街头卖唱前的“定场曲”,但谁也不能否定它高雅的艺术性。相反,在所谓的雅乐中,也有滥竽充数的低俗作品。雅俗也决非势不两立,而是可相互转换、相互交融的。只要有高雅的追求和艺术的独创性,不管涉及哪个门类,都可创作出高雅的艺术精品来。反之,则不管如何包装,终脱不掉低俗的本质。宋词当年被称为“诗余”。柳永创作的“酸曲子”在文人雅士心中的印象一定不比当今的流行歌曲好。但是,现在却没有人能动摇宋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至于《红楼梦》之类古典小说名著,当时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今天则被公认为正宗的文学经典。金庸的武侠小说可谓道地的俗矣(形式),但并不妨碍其独特的艺术品位。著名红学家冯其庸认为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称“他的作品将永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笔财富。”可见,区分雅俗,不能胶柱鼓瑟,划地为牢,而应以发展、开放的眼光视之。

振兴高雅艺术,如果是针对弥漫当今艺坛的媚俗、金钱化、哗众取宠等不良倾向,呼唤高雅的精神追求,那自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现在出现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形:即以雅压俗,以昨是今非的姿态批判一切现实的东西。京剧如今成了高雅艺术,评弹、评书、大鼓、革命歌曲,不少地方戏曲也一再出现在各种标榜高雅艺术的演出中。看趋势凡是与传统“搭界”的都成了高雅的,如今流行的都成了低俗的。孰不知这些艺术当年之所以曾“一朝盛”,恰恰在于通俗而非高雅。这种以古今论雅俗,是不符合实际的。即使是真正搞高雅艺术的也不能居高临下,睥睨一切,对通俗艺术横加指责。真正理解雅俗的,应是既能充分尊重双方不同的艺术价值,又能深刻认识双方的局限,并且能有意识地沟通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人。

《中国文学史》(1995.12)